

故事一百種

天水關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
411

837.61
119.3
:41

3 0528 0842 9

天水關

蜀漢建興五年三月，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萬伐魏，令趙雲



姜維

天
水
關

鄧芝爲先鋒。魏主曹叅令夏侯淵之子夏侯楙爲大都督，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。到了鳳鳴山，與蜀兵相遇，爲趙雲所破。夏侯楙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，望南安郡而走。衆軍因見無主，盡皆逃竄。

關興張苞二將，聞夏侯楙

圖書藏

808372

望南安郡去了，連夜趕來。楸走入城中，令緊閉城門，驅兵守禦。與苞二人趕到，將城圍住；趙雲隨後也到；三面攻打。少時，鄧芝亦引



兵到。一連圍了十日，攻打不下。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，左軍屯陽平，右軍屯石城，自引中軍來到。趙雲、鄧芝、關興、張苞相來拜問。孔明說連日攻打不下。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，回寨升帳而坐。衆將環立聽令。

孔明曰：『此郡壕深城峻，不易攻也。吾正事不在此城，汝等如只久攻，倘魏兵分道而出，以取漢中，吾軍危矣。』鄧芝曰：『夏



侯楙乃魏之駙馬，若擒此人，勝斬百將。今困於此，豈可棄之而去？
『孔明曰：『吾自有計。此處西連天水郡，北抵安定郡。二處太守，不知何人？』探卒答曰：『天水太守馬遵，安定太守崔諒。』
孔明大喜，乃喚魏延受計，如此如此；又喚關興、張苞受計，如此如此；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，如此行之。各將領命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卻在南安城外，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，口稱燒城。魏兵聞知，皆大笑不懼。

卻說安定太守崔諒，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，困住夏侯楀，十分慌懼，卽點軍馬約共四千，守住城池。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，口稱有機密事。崔諒喚入問之，答曰：『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，奉都督將令，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。南安甚急，每日城上縱火爲號，專望二郡救兵，並不見到；因復差某殺出重圍，來此告急。可星夜起兵爲外應。都督若見二郡兵到，卻開城門接應也。』諒曰：『有都督文書否？』緒貼肉取出，汗已溼透，略教一視，急令手下換了匹馬，便出城望天水而去。

不二日，又有報馬到，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，教安定早早接應。崔諒與府官商議，多官曰：『若不去救，失了南安，送了夏侯馬，皆我兩郡之罪也；只得救之。』諒卽點起人馬，離

城而去，又留文官守城。

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，遙望見火光冲天，催兵星夜前進。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，哨馬報道：『前面關興截住去路，背後張苞殺來！』安定之兵，四下逃竄。諒大驚，乃領手下百餘人，往小路死戰得脫，奔回安定。方到城壕邊，城上亂箭射下來。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：『吾已取了城也！何不早降？』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，夤夜賺開城門，蜀兵盡入，因此得了安定。崔諒慌投天水郡來。行不到一程，前面一彪軍擺開，大旗下，一人綸巾羽扇，道袍鶴氅，端坐於車上。諒視之，乃孔明也。急撥回馬走。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，只叫『早降！』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，不得已遂降，同歸大寨。孔明以上賓相待。孔明曰：『南安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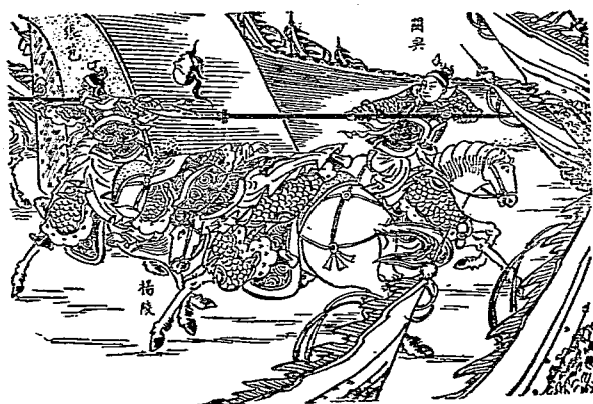
守與足下交厚否？」諒曰：「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；與某鄰郡交契甚厚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欲煩足下入城，說楊陵擒夏侯楍，可乎？」諒曰：「丞相若令某去，可暫退軍隊，容某入城說之。」

孔明從其言，即時傳令，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。崔諒匹馬到城邊，叫開城門，入到府中，與楊陵禮畢，細言其事。陵曰：「我等受魏主大恩，安忍背之？可將計就計而行。」遂引崔諒到夏侯楍處，備細說知。楍曰：「當用何計？」楊陵曰：「只推某獻城門，賺蜀兵入，卻就城中殺之。」

崔諒依計而行，出城見孔明，說：「楊陵獻城門，放大軍入城，以擒夏侯楍。楊陵本欲自捉，因手下勇士不多，未敢輕動。」孔明曰：「此事至易。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，於內暗藏蜀將，扮作安

定軍馬，帶入城去，先伏於夏侯楹府下；卻暗約楊陵，待半夜之時，獻開城門，裏應外合。』崔諒暗思：『若不帶蜀將去，恐孔明生疑。』且帶入去，就內先斬之，舉火爲號，賺孔明入來殺之，可也。』因此應允。孔明囑曰：『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足下先去，只推救軍殺入城中，以安夏侯楹之心；但舉火，吾當親入城去擒之。』

時值黃昏，關興張苞受了孔明密計，披挂上馬，各執兵器，雜在安定軍中，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。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，倚定護心欄，問曰：『何處軍隊？』崔諒曰：『安定救軍來到。』諒先射號箭上城，箭上帶著密書曰：『今諸葛亮先遣二將，伏於城中，要裏應外合，且不可驚動，恐泄漏計策。待入府中圖之。』楊陵將書見夏侯楹，細言其事。楹曰：『既然諸葛亮中計，可教刀斧手百



餘人，伏於府中。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，閉門斬之，卻於城上舉火，賺諸葛亮入城。伏兵齊出，亮可擒矣。」

安排已畢，楊陵回到城上，言曰：「既是安定軍馬，可放入城。」關興跟崔諒先行，張苞在後。楊陵下城，在門邊迎接。興手起刀落，斬楊陵於馬下。崔諒大驚，急撥馬走。到弔橋邊，張苞大喝曰：「賊子休走！汝等詭計，如何瞞得丞相耶？」手起一鎗，刺崔諒於城下。關興早到城上，舉起火來。四

面蜀兵奔入。夏侯楸措手不及，開南門併力殺出。一彪軍攔住，爲首大將，乃是王平；交馬只一合，生擒夏侯楸於馬上，餘皆殺死。

孔明入南安，招諭軍民，秋毫無犯。衆將各各獻功。孔明將夏侯楸囚於軍中。鄧芝問曰：『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？』孔明曰：『吾已知此人無降心，故意使入城。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楸，欲將計就計而行。吾見來情，足知其詐，復使二將同去，以穩其心。此人若有真心，必然阻之；彼忻然同去者，恐吾疑也。他意中度二將同去，賺入城內殺之未遲；又令吾軍有託，放心而進。吾已暗囑二將，就城門下圖之。城內必無準備。吾軍隨後便到，此出其不意也。』衆將拜服。孔明曰：『賺崔諒者，吾使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。吾又去賺天水郡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今可乘勢取之。』乃留

吳懿守南安，劉琰守安定，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。

卻說天水郡太守馬遵，聽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，乃聚文武官商議。功曹梁緒，主簿尹賞，主記梁虔等曰：『夏侯駙馬乃金枝玉葉，倘有疎虞，難逃坐視之罪。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？』

馬遵正疑慮間，忽然夏侯駙馬差心腹將裴緒到。緒入府，取公文付馬遵，說：『都督求安定、天水兩郡之兵，星夜救應。』言訖，恩恩而去。

次日又有報馬到，稱說：『安定兵已先去了，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。』馬遵正欲起兵，忽一人自外而入曰：『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！』衆視之，乃天水冀人也，姓姜，名維，字伯約。父名冏，昔日

曾爲天水郡功曹，因羌人亂，歿於王事。維自幼博覽羣書，兵法武藝，無所不通。奉母至孝，郡人敬之。後爲中郎將，就參本部軍事。

當日姜維謂馬遵曰：『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楀，困於南安，水泄不通，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？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，從不曾見；況安定報馬，又無公文。以此察之，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，賺得太守出城，料城中無備，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，乘虛而取天水也。』馬遵大悟曰：『非伯約之言，則誤中奸計矣！』維笑曰：『太守放心。某有一計，可擒諸葛亮，解南安之危。』馬遵曰：『計將安出？』

姜維曰：『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，賺我兵出城，乘虛襲我。某願請精兵三千，伏於要路。太守隨後發兵出城，不可遠去，止行三

十里便回；但看火起爲號，前後夾攻，可獲大勝。如諸葛亮自來，必爲某所擒矣。」



人報與張翼高翔，教於要路截殺馬遵。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先

遵用其計，付精兵與姜維去訖，然後自與梁虔引兵出城等候；只留梁緒尹賞守城。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，只待天水人馬離城，便乘虛襲之。當日細作回報趙雲，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，只留文官守城。趙雲大喜，又令

埋伏。

卻說趙雲引五千兵，逕投天水郡城下，高叫曰：『吾乃常山趙子龍也。汝知中計，早獻城池，免遭誅戮。』城上梁緒大笑曰：『汝中吾姜伯約之計，尙然不知耶？』雲恰待攻城，忽然喊聲大震，四面火光冲天。當先一員少年馬軍，挺槍躍馬而言曰：『汝見天水姜伯約乎？』雲挺鎗直取姜維。戰不數合，維精神倍長。雲大驚，暗忖曰：『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！』

正戰時，兩路軍夾攻來，乃是馬遵梁虔引軍殺回。趙雲首尾不能相顧，衝開條路，引敗兵奔走。姜維趕來，虧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，接應回去。趙雲歸見孔明，說中了賊人之計。孔明驚問曰：『此是何人，識吾玄機？』有南安人告曰：『此人姓姜，名維，字伯』

約天水冀人也。事母至孝，文武雙全，智勇足備，真當世之英傑也。『趙雲又誇獎姜維槍法，與他人大大不同。孔明曰：『吾今欲取天水，不想有此人。』遂起大軍前來。

卻說姜維回見馬遵曰：『趙雲敗去，孔明必然自來。被料我軍必在城中。今可將本部軍馬，分爲四枝。某引一軍伏於城東，如彼兵到則截之。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外埋伏。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。』分撥已定。

卻說孔明因慮姜維自爲前部，望天水郡進發。將到城邊，孔明傳令曰：『凡攻城池，以初到之日，激勵三軍，鼓譟直上。若遲延日久，銳氣盡失，急難破矣。』於是大軍逕到城下。因見城上旗幟整齊，未敢輕攻。候至半夜，忽然四下火光冲天，喊聲震地，正不知

何處兵來。只見城上亦鼓譟吶喊相應，蜀兵亂竄。孔明急上馬，有關興、張苞二將保護，殺出重圍。回頭看時，正東上軍馬一帶火光，勢若長蛇。

孔明令關興探視，回報曰：「此姜維兵也。」孔明歎曰：「兵不在多，在人之調遣耳。此人真將才也！」收兵歸寨，思之良久，乃喚安定人問曰：「姜維之母，現在何處？」答曰：「維母今居冀縣。」孔明喚魏延分付曰：「汝可引一軍，虛張聲勢，詐取冀縣。若姜維到，可放入城。」又問：「此地何處緊急？」安定人曰：「天水錢糧皆在上邽；若打破上邽，則糧道自絕矣。」

孔明大喜，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。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。早有人報入天水郡，說蜀兵分爲三路：一軍守此郡，一軍取上邽，

一軍取冀城。姜維聞之，哀告馬遵曰：『維母現在冀城，恐母有失。維引一軍往救此城，兼保老母。』馬遵從之，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；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。

卻說姜維引兵至冀城，前面一彪軍擺開，爲首蜀將，乃是魏延。二將交鋒數合，延詐敗奔走。維入城閉門，率兵守護，拜見老母，並不出戰。趙雲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。

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，取夏侯楅至帳下。孔明曰：『汝懼死乎？』楅慌拜伏乞命。孔明曰：『目今天水，姜維現守冀城，使人持書來說：『但得駙馬在我，願來降。』吾今饒汝性命，汝肯招安姜維否？』楅曰：『情願招安。』孔明乃與衣服鞍馬，不令人跟隨，放之自去。

楸得脫出寨，欲尋路而走，奈不知路徑。正行之間，逢數人奔走。楸問之，答曰：『我等是冀縣百姓，今被姜維獻了城池，歸降諸葛亮，蜀將魏延縱火劫財，我等因此棄家而走，投上邽去也。』楸又問曰：『今守天水城是誰？』土人曰：『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。』

楸聞之，縱馬望天水而行。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，所說皆同。楸至天水城下，叫門，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楸，慌忙開門迎接。馬遵驚拜問之。楸細言姜維之事，又將百姓所言說了一遍。遵歎曰：『不想姜維反投蜀矣！』梁緒曰：『彼意欲救都督，故以此言虛降。』楸曰：『今維已降，何爲虛也？』

正躊躇間，時已初更，蜀兵又來攻城。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

挺槍勒馬，大叫曰：『請夏侯都督答話！』夏侯楀與馬遵等皆到城上；見姜維耀武揚威，大叫曰：『我爲都督而降，都督何背前言？』楀曰：『汝受魏恩，何故降蜀？有何前言耶？』維應曰：『汝寫書教我降蜀，何出此言？汝欲脫身，卻將我陷了。我今降蜀，加爲上將，安有還魏之理？』言訖，驅兵打城，至曉方退。原來夜間假妝姜維者，乃孔明之計；令部卒形貌相似者，假扮姜維攻城，因火光之中，不辨真僞。

孔明卻引兵來攻冀城。城中糧少，軍食不敷。姜維在城上見蜀兵大車小輛，搬運糧草，入魏延寨中去了。維引三千兵出城，逕來劫糧。蜀兵盡棄了糧車，尋路而走。姜維奪了糧車，欲要入城，忽然一彪軍攔住，爲首蜀將張翼也。二將交鋒，戰不數合，王平引一

軍又到，兩下夾攻。維力窮抵敵不住，奪路歸城。城上早插蜀兵旗號。原來已被魏延襲了。

維殺條路奔天水城，手下尚有十餘騎。又遇張苞殺了一陣，



維止剩得匹馬單槍，來到天水城下叫門。城上軍見是姜維，慌報馬遵。曰：『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。』令城上亂箭射下。姜維回顧蜀兵至近，遂飛奔上郿城來。城上梁虔見了姜維，大罵曰：『反國之賊，安敢來賺我城池！吾已知汝降蜀矣！』遂亂箭射下。

姜維不能分說，仰天長歎，兩眼淚流，撥馬望長安而走。行不



數里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，一聲喊起，數千兵擁出，爲首蜀將關興，截住去路。維人困馬乏，不能抵當，勒回馬便走。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。其人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手搖羽扇，乃孔明也。

孔明喚姜維曰：『伯約此時何尚不降？』

維尋思良久，前有孔明，後有關興，又無去路，只得下馬投降。孔明慌忙下車而迎，執維手曰：『吾自出茅廬以來，遍求賢者，欲傳授平生之學，恨未得其人。今遇伯約，吾願足矣。』

維大喜拜謝。孔明遂同姜維回寨，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。維曰：『天水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，當寫密書二封，射入城中，使其內亂，城可得矣。』

孔明從之。姜維寫了二封密書，拴在箭上，縱馬直至城下，射入城中。小校拾得，呈與馬遵。遵大疑，與夏侯楙商議曰：『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，欲爲內應，都督宜早決之。』楙曰：『可殺二人。』

尹賞知此消息，乃謂梁緒曰：『不如納城降蜀，以圖進用。』是夜夏侯楙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。二人料知事急，遂披挂上馬，各執兵器，引本部軍大開城門，放蜀兵入。夏侯楙馬遵驚慌，引數百人出西門，棄城投羌中而去。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。安民已畢，孔明問取上邽之計。梁緒曰：『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，

願招來降。』

孔明大喜。緒當日到上邽，喚梁虔出城來降。孔明重加賞勞，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，尹賞爲冀城令，梁虔爲上邽令。孔明分撥已畢，整兵進發。諸將問曰：『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？』孔明曰：『吾放夏侯楙，如放一鴨耳。今得伯約得一鳳也。』



7.51
0.3
1.